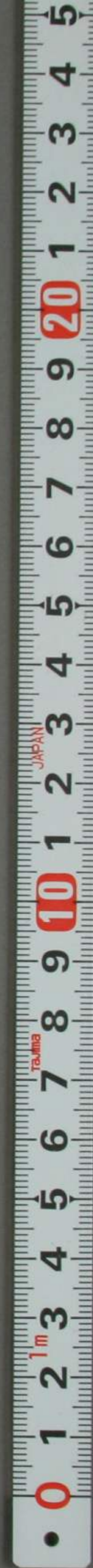


23.63, 5
5
3. 12

特 別
^21
2772
5

五



飛龍傳

第十六回

詩曰

史魁送東識真主

匡胤宿廟遇邪魃

請君膝上琴

彈我遊子吟

哀絃激危柱

離思難爲首

賓御皆煩絃

何況居者心

青井既有年

歸哉無日寧

不惜路悠長

看此朋盍簪

山川亦已隔

邈若商與參

第十六回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昭

行邁且靡靡

憂心甚殷殷

岐路越高闊

跋涉過雲岑

中誠奚盡寫

鬼昧薄行旌

詰說趙匡胤投親不遇。踟躕道途。正當進退無門。偶忽遇着一夥販賣私鹹的。聽他有路可以超過關頭。卽忙問他路徑。那衆人說道。我們販賣私鹹的。怎敢望着正路。往關口上行。虧得有這一條私路。幽僻便逸。無人盤詰。偷將過去。就是關西大路了。所以常常往來。並不曾犯事。匡胤聽了。心下暗自喜歡。想道。我如今終日奔波。尙無安頓。何不隨了他前去。若到關

我

西。便好我尋大哥三弟。重得相逢。正在思想。忽聽衆人又問道。不知壯士何故也。問這條路徑。匡胤道。不瞞衆位說。在下要往關西事幹。順便到此探親。不想此間荒旱。舍親舉家。不知去向。因思往返迢遙。日期擔誤。幸逢衆位說有便路可通。覺得順道而行。較近了許多。怎奈不識路徑。萬望衆位挈帶同行。衆人道。壯士既要同行。我等自當引路。匡胤於是跟了衆人。望前而走。一路上但見人烟寂寂。樹木重重。走遍了山徑崎嶇。盤旋曲折。走已多時。不覺出了义口。已在關西地面。進了一座村庄。名叫枯井鋪。比那關東另

是一般風景。當時匡胤揀了一個酒舖兒。邀請衆人進去飲酒。吃了一回。衆人謝別。歡歡喜喜各走。趕趁生意去了。匡胤獨自一個。又買了些現成飲食。飽飧了一頓。會還了鈔。方纔走出店門。信步往西而走。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公子慢行。小人有話相問。匡胤聽喚。停步回頭一看。見那人生得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年紀約有二十光景。忙忙奔至跟前。匡胤問道。壯士有何見諭。喚着在下。那人道。請公子出了村口。慢慢的講。二人走了多時。來至村市稍頭。見有酒樓。匡胤邀了那人。進店上樓。叫酒保取將酒食上樓。二人

坐下。店主傳盃。餘外無人坐飲。當時飲了一回。匡胤開言問道。請問壯士尊姓大名。仙居何處。今日會着在下。端的有甚事情。就請見諭。那人答道。小人乃史敬思之孫。史建唐之子。名喚史魁。只因劉主登基。父親早喪。小人流落江河。傭工度日。前日忽遇了一位相面的先生。名叫苗光義。他交與小人一箇柬帖兒。叫小人於今日今時。在這枯井舖等候。若遇見一位紅面的壯士。便是興隆真主。將這柬帖送上。所以小人在此等候。不果應其言。說罷。身邊取出柬帖。雙手送將過去。匡胤接在手中。拆開觀看。只見那上面

寫的是幾句七言詩兒說道。

枯井舖裏宜早離
遇鬼休把錢來賂
空送佳人千里路
路逢啞子與講話
桃花山上有三宋
五索州中休輕入
貶却城隍并土地
雁行重叙正相歡
關東再與君推算

枯水井裏龍怎居
華山只換一盤棋
香魂渺渺枉嗟吁
恐惹愚民苦相持
古寺禪林戰馬嘶
三磚兩瓦砲來飛
那時依舊在關西
水泛城垣禍怎離
眼望陳橋兵變期

匡胤看了詩詞。半明半暗。一時不解其意。只得收在囊中。開言叫道。史兄。乃是將門之子。在下未曾會面。多有簡慢。史魁道。公子休要謙詞。小人雖聽苗先生囑付。一時恐惹人疑。不敢洩漏。公子日後興騰發迹。小人便來效勞輔助。望勿推辭。匡胤笑道。這些野道之言。史兄莫要信他。我們知己相逢。須當談心暢飲。乃是正理。於是二人重整盃壺。開懷歡飲。彼此各把生平本事。互相剖露。一翻時。已酒深。遂卽下樓。匡胤將鈔會訖。同出店門。分別。兩下戀戀不捨。各自情深。史魁無奈何。只得謝別。投往別處去。尋後來在五索

州匡亂有難前來相救。得能會面。此是後話。按下不提。單說匡亂別了史魁。心下想那東帖上的言語。起頭兩句。說的枯井鋪。枯水井。必是那地名不好。故此叫我不可久居。如今且往前面尋箇宿店安歇了。再作道理。當下離了枯井鋪。一路前行。正值暮秋天氣。金風陣陣。透體生涼。正是雲飛送斷雁。月上淨疎林。匡亂獨步踽踽。不覺浩然歎道。我因一時性起。殺了女樂。拋親棄室。避難他方。幸遇大哥三弟。陌路相親。黃土坡前結義。木鈴關外分離。以致投親不遇。日暮途窮。海角天涯。令人增歎。未知行踪何定。歸着何

期。一路思想之間。不覺日已沉西。前不巴村。後不着店。舉眼一望。見那北山坡下。却有許多房屋。中間設着一所廟宇。一般的東倒西歪。破敗不堪。即時索行幾步。奔近前邊。見路傍一座石碑。隱隱的鐫着神鬼庄三個大字。匡亂心中暗想道。此處是座村庄。怎的這般敗壞荒涼。不知遭了兵火。還是遇了饑荒。所以黎民逃散。房舍凋零。復又走至廟門前。看那匾額。寫着神鬼天齊廟。匡亂不覺發笑道。那座廟裏沒有神。那座廟裏沒有鬼。這庄既叫神鬼庄。爲何這廟也叫神鬼廟。這箇名兒。到也希罕。移步進了廟門。看那兩

三才圖會
五
邊的鐘鼓二樓俱已坍塌。牆垣榱桷零落崩殘。又進了二門。仔細看時。只見那泥塑的從人。身體都是不全。千里眼少了一脚。順風耳缺了半身。兩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墀。草叢遍地。將身上殿。見那正中間。供著一位天齊神聖。金光剝落。遍體塵埃。香霧虛無。滿空蛛網。那左右威靈橫卧。東西鬼判斜倚。真个荒涼淒楚。易動人懷。匡胤點頭歎想。道似此景象。莫說爲人興衰有數。就是神聖庇佑十方。也有个艱難時候。果然陰陽一理。成敗皆然。真爲可歎。傷感之間。早已星斗當空。黃昏時際。匡胤走至供桌前。作下一揖。

朝上說道。神聖。我趙匡胤投遞關西。只因錯過宿頭。特到尊廟。打攪一宵。後有寸進。自當重修廟宇。再塑全身。說罷。往堦前扯些亂草。將供桌上灰塵。重重抹去。放下行李。將身跳上。枕着包裹。和衣而睡。不覺的呼呼睡着。鼻息如雷。正是。

一覺放開心地穩 夢魂遙望故鄉飛

匡胤睡在供桌之上。雖然行路辛苦。身體困倦。怎奈此時。正當暮秋天氣。寒風栗烈。直透肌膚。睡未片時。忽而驚醒。翻身定性了一回。耳邊忽聞嘩嘩。嚦嚦。呼么。喝六之聲。憑的鬧熱。匡胤想道。這冷廟之中。怎的

有人賭博。聽這聲響。却也不遠。值此天氣寒冷。料也睡臥不着。何不走往前去。看玩一翻。耶爲消遣。主意定了。跳下桌子。手提行李。出了大殿。順着响處。一路行去。望見西北角上。影影露出燈光。緊步上前一看。原來在側首一間配殿裏耍錢。匡胤一時心癢。咳嗽一聲。只聽得裏邊有人說道。兄弟們。我們趁此把傷具收拾了罷。你聽外面有人來了。一個道。果然我們收罷。這來的人兒有些不好。又一個道。不要收。不要收。我們正要等他進來。計箇着落。好待出頭。怕他怎麼。匡胤不管好歹。兩三步走進了殿門。只見殿上有

五個人席地而坐。輪流擲色。賭做輸贏。那上面坐着一個紗帽圓領的抽頭監賭。匡胤暗自詫異道。怎麼做官的也在這里設賭。濫取匪財。却不道蕩廢官箴。作法自弊。我如今也不要管他。且自當場隨喜片時。有何妨礙。即時說道。列位長兄。憑般興致。小弟也來一叙何如。那五个答道。使得使得。即便挨了一箇空兒。讓匡胤坐下。將包裹放在身旁。叫道。列位。我們既做輸贏。不知賭銀子。還是賭錢。那上面抽頭的官兒答道。我們銀錢儘有。好漢只管放心注馬便了。倘遇輸贏。我自開發。匡胤滿心歡喜。告過了么。就把骰子

孤將起來要擲。下邊的幾家。買上了七八大注。那匡胤擲下盆中。却是箇順水魚兒。開先到底。三七共該輸了二兩一錢。心中不捨。並一並人家。擲了个黑十七。又輸了三注。此時放頭的風快。再不雜手。匡胤輸得心焦。正在發躁。只見頭家說道。且住。我們擲了多時。把這輸贏結一結賬。開發了再擲。匡胤便將注馬點算。共輸了三十三兩六錢。隨即解開包裹。把銀子稱出。每定計重五兩。共開發了六定。欠下三兩六錢。那放頭的說道。好漢。既然開發。何不一總兒歸清。不如再發出一錠。待下回退算何如。匡胤依言。復又取

出一錠。交與頭家。當場又告了个。重新又擲。此回輪該上家先擲。匡胤却把骰子抓在手中。說道。是我擲的下注。倒買一盆罷。下邊的即便買上兩大錠。當時匡胤舉手擲下。指望開快。滿贏。不期那骰子在盆中滴溜溜的旋了一回。先望四個二。然後又是兩個么。那上家正要掠起骰子來擲。那匡胤輸得急了。一心要賴。將手攔住。那上家說道。你擲的是一果頭兒。理該我擲。爲何把我攔住。匡胤道。我擲了這箇大快。你爲甚又擲。那人道。五箇一色。六箇一色。方算得輸贏。你擲的是四個二。兩個么。名爲呆頭名色。非义非

快爲甚麼不許我擲。匡胤微微吟笑道。你們雖會賭錢。却沒經過陣場。連那名色見都不認得。還賭甚錢。那人道。你又來了。這的骰子。有甚名色。反說我不認得。匡胤道。原來你們果不識得。我這骰子名爲果快。又爲巧色。待我把這骰子的名色。逐項兒說與你們。方纔知道。

若擲四個六。一個四。二個三。名爲錦裙襖。有么有五。名曰脫爪龍。又曰蓬頭鬼。若兩個三。名爲雙龍入海。若擲四個五。一個么。一個四。名爲合着油瓶蓋。有一二有三。名曰劈破蓮蓬。若擲四個

四。兩個二。名爲火燒隔子眼。有么有三。名爲雁啣火內丹。若擲四個三。一個二。一個么。名爲折足雁。若擲四個二。兩個么。名爲孩兒斗。

這些名色。都是有贏無輸的。大快。我擲的便是孩兒斗。已是贏了。你何爲又擲。那人聽了。只是不依。彼此爭嚷不休。那頭家說道。老二。你也不必爭嚷。這好漢說來。句句都是有理。這一盆。算你輸了罷。你們打上注。重新再擲。便見高下。匡胤聽了太喜。遂又打上了十錠注馬。抓起骰子又擲。那下家也便買上三錠。匡胤擲下看時。却是三個六。兩個三。一個么。下家說道。

如今真也輸了。却沒得說。伸手過來要取注馬。匡胤將手擋住道。今翻原是我贏。你不將銀子配我注馬。反來強取。是何道理。下家發極道。你擲的是四喚。怎麼倒說是贏。匡胤哈哈大笑道。我說你們果是沒經過陣場。名色不知。強來與我戲賭。我且再把這骰子明白說與你聽。方纔信我。凡係四點六點七點爲父。只有這個五點。稱爲奪子。我擲的是個四開大快。如何不算我贏。那頭家聽了。又說道。老五你賴他。不過也不必說了。叫他打上了銀子。你便再擲。匡胤聞言。暗暗歡喜。即便打上了十二錠銀子。舉手又擲。看官

們明理骰子的。果不必細說。但說書的不得不歷舉名色。畧爲指陳。雖非妄憑臆見。牽扯荒唐。然從古相沿。亦非無據。不過依樣葫蘆。道聽途說而已。相聞傳流的六箇骰子。辨別輸贏。以五子一色六箇全色。名爲大快。其餘除了三回不算。那三个十點以上者。爲贏。十點以下者。爲輸。還有對子。么二三。名爲順水魚。也算爲輸。凡五點奪子。四呆外快。古時並作輸論。只因趙太祖少遊關西。遇賭輸急了。強爭贏注。所以傳到如今。那天下人都算爲快。閑話表過不提。只說匡胤又打上了算馬。抓起骰子。又擲。下邊的又打上幾

注。匡胤擲了三個四。三個六。名爲鴛鴦被四六加。開
贏了七注。又打上了這一家。共有二十一錠。卽家又
要出注。匡胤把骰盆一推。說道。會要不會揭。必定是
死血。你們要賭。算結了。再賭。一家贏三家。共贏了五
十三錠。那輸家有銀子的。歸了銀子。沒有的。把錢准
抵。每錠該作錢五貫。一時間銀錢堆滿。匡胤見了。心
中暗自歡喜。正是合着那古語二句。說道。

贏來三隻眼。

輸去一團糟。

匡胤贏得性起。那里肯住。從新又告了么兒。又擲那
五家一齊下注。叫聲好漢。若有造化。這一擲兒贏了。

我五家。若沒有造化。輸了便是。我們五家。贏你一家
說過的。你我都不許悔賴。你可願也不願。匡胤道。你
們既有此心。只管下注。我便一齊都擲。說罷。抓起骰
子。向那盆中嘩嚕的一聲。擲將下去。只見先望了三
個四。那三個却又滾了一回。滾出了一個二。兩個么。
這名兒喚做毗牙紅鼻。匡胤擲了這一盆。心下着意。
想道。他五家一齊贏了。我那裏有這許多銀子。開發
輸去財帛。不甚打緊。只是弱了江河走闖之名。日後
有何面目。再與天下人說長道短。我如今不如咬定
牙。只得硬賴。胡亂兒顧了目前名目。再做道理。想定

生意故意拍掌呵呵大笑道。這一盆骰子。擲得爽利。真是難得。纔算贏得快活。那一家聽說。都發惱起來。把骰盆攔住。問道。你擲的是甚麼。方纔五點兒。臭。被你賴去。這一點兒。臭。又稱他奪子不成。匡胤道。你們總沒經過陣場。別的名兒不識。連這跣遍奪子。也不認得。還要在此耍錢。便把骰盆推開。就去搶錢。這五家兒。那個肯依。閃的一聲。齊齊跳起身來。撐撐擦擦。便有爭嚷之意。這正是。

運蹇人逢鬼。

時衰鬼弄人。

匡胤一見雙眉倒豎。二目睜圓。開口罵道。小輩囚徒。

你可去汴梁城中。打聽打聽我趙匡胤。不是慈悲主顧。軟弱娃兒。憑你什麼所在。輸了不給。贏了要錢。賭場中誰敢不讓我三分。勾欄院一十八口御樂。止供我劍上一時之快。銷金橋私稅的土棍。一家兒也在我掌上捐生。罕希你關西這一顆兒野民。值得甚事。說罷輪拳便打。那五家兒一齊嚷道。我們從來在此賭錢。並不會遇着你。這等賴皮。贏了要錢。輸了便賴。還要想搶我們的銀錢。你這賴皮。怎肯饒你。亦便動手亂打。彼此正在喧鬧。只見那上面的頭家。立起身來。一聲喝道。你們也忒覺性躁了些。全然不按事體。

他乃宋家的領袖。怎可動手。你等兩下。也不必廝爭。吾有主意與你們和解。只因有此一翻舉動。有分付。目前來邪氛侵擾之災。身後定不入版圖之地。正是。饒君大任非常士。難免旁求虛引端。畢竟頭家有甚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史懸送東。尚屬途人。匡胤延賓。便爾如故。其於欵曲殷勤。不亞明良遇合。千古快心之事。於此畧見一斑。

昔人言神道靈。小鬼興。此論大是有見。蓋神之靈。非神之靈。時爲之靈也。鬼之興。非鬼之興。運

爲之興也。猶夫人之顯達。非人之顯達。亦時運爲之顯達也。是時也。運也。天之所主也。於神乎。鬼乎。人乎。何與。以觀天齊廟之荒廢也。亦荒於時耳。廢於運耳。猶夫匡胤之困阨也。亦困於時耳。阨於運耳。夫天齊廟之荒廢。特盛衰之偶然耳。亦何與於匡胤之困阨哉。顧不探其珠。烏識龍潭。不得其子。焉知虎穴。挾其髓。可得其神。揣其本。可齊其末。蓋天齊廟之荒廢。卽以况匡胤之困阨也。故天齊之清幽。無異於匡胤之寂寥。天齊之傾頽。無異於匡胤之風霜。天齊之香斷。

批

供絕無異於匡胤之離友馳家陰陽一理誰可
幹旋成敗皆然孰能移易則匡胤之歡也亦自
知之明也其自知之明亦知夫時爲之困也亦
知夫運爲之阨也夫使困也阨也而不歸之時
不歸之運則舉天下之大盡人而可以怨天盡
人而可以尤人亦何必言待時而動應運而興
哉

宿廟賭錢亦不過一時遊戲之技平時放蕩之
行有此一翻便可接上華山一節故事不至境
枯勢窘橋斷爐冷地步文家故作紆迴寬步養

局之法也

余自幼嚴命舉業不涉遊藝故於博奕之類一
切無關果不免當代賢者斥指爲鄉人騷子之
名良足慚也今之節錄此傳雖不是原稿畧顏
絢染然亦不敢輒生菲薄妄肆譏評故此因之
擲色多名惘然莫解祇惟脫稿而已世之明理
者毋以此爲藉口爲幸也

飛龍傳

第十七回

褚元師求丹療病。

陳搏祖設棋輸贏。

詞曰

寂寥村廟夜偏長。角技陶情待曙光。身染浮災
扶不起黃冠暗濟。丹藥有餘香。恍人瑤臺觀
不盡仙鄉。欣懷博奕較誰強。徬徨一着爭先失
頻降。到此惟教笑滿場。

右調定風波

話說那頭家見匡胤與五人爭論輸贏。各相混打。即

忙立起身來。把五人喝住。不許動手。便將好言相勸。匡胤道。方纔四果頭賴做巧兒。五點臭爭是奪子也。便罷了。這吡牙臭委是好漢真輸。再無勉強論理。該把銀錢照注給付他們。纔便正道。何必怒鬧相爭。如或好漢銀錢不足。止把一半兒分俵他們。也便沒得說了。直憑逼足了不成。匡胤唱道。你頭家只顧抽頭。肥已罷了。誰要你出頭多嘴判斷輸贏。你便幫着自己。賴伴欺侮外人。將這軟款話兒說。我想望打發他們。實對你說。要我趙匡胤分毫給付。萬萬不能。只等我的日後重孫見手。內纔有你們的分哩。那頭家說。

道是了。既是好漢有了日期。便是親降綸音。再無更變。你們各奔前程去罷。待後期到。纔可取償。說了這一句。只聽得遠遠地山雞遍唱。曙色初光。匡胤還待開言。忽聽一聲胡哨。那殿上的六人轉眼間。俱都不見了。四下張望。杳無影跡。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一陣昏迷。倒在塵埃。沉睡去了。且說這賭錢的。乃是五個魍魎惡鬼。這抽頭的。乃是監察判官。因符上天垂象。該應這五鬼托生混世。因此來至天齊廟。與這監察判官做了一路神祇。每常裏作福作威。攪得這村庄上家家都怕。戶戶不寧。那衆人就批這庄。稱爲神鬼。

庄。又把這廟也稱爲神鬼天齊廟。後來攪擾得晝夜不堪。人人無可存身。只得四散而去。止剩下空空庄子。那五鬼與這判官等候太祖龍駕到來。他便設局引誘。要求封號。不期太祖說了。重孫兒身上。這五鬼卽當奉了御旨。各自散去。後來徽宗皇帝便是太祖的重孫。將半壁的天下與大金佔去。就應在五鬼轉世。托生。一个是婁室。一个是哈迷痴。那監察判官轉生秦檜。一个是婁室。一个是哈迷痴。那監察判官轉生秦檜。一邊外來侵削。一邊內托議和。遂把大宋江山分了。南北皆因太祖今日賭錢之過。此是後話。不必贅

提。且說匡胤當時昏倒在地。直至日上三竿。方纔漸漸蘇醒。把眼一睜。只覺得渾身作痛。腦袋發眩。慢慢將身立起。舉眼看那上面。塑着一位判官。傍邊塑着五個小鬼。都是一般的兇惡之相。又見金銀紙錢鋪滿一地。紙糊散盆。丟在一傍。匡胤看了。甚是驚駭。暗暗想道。可煞作怪。難道昨晚賭錢。就是這五個惡鬼抽頭的。敢是這箇判官。留神細瞧。越越看像。忽然想起苗光義柬帖上的言語。說遇鬼休抱錢來賭。今日看將起來。果應其言。苗光義的陰陽都已有准。思想。思想。害怕起來。又見輪的七錠原銀。尙在地下。卽

便拾將起來。藏入包裹。背上行囊。離了天齊廟。竟望關西路徑而走。一路行來。只覺得渾身冷汗。遍體發燒。頭重眼昏。心神恍惚。走一步。挨着一步。行一程。盼着一程。強打精神。往前行走。只見前面一座高山。甚是險峻。但見

礧岫疊巘。峻石危峰。陡絕的是峭壁懸崖。逶迤的乃巖流澗脈。蒼鬱樹色。一灣未了一灣。迎瀑驟泉聲。幾派欲殘。幾派起青黃。赤白黑點綴出嫩葉枯枝。角徵羽宮商唱和。那驚湍細滴。時看雲霧鎖山腰。端爲揀天的高峻。嘗覺風雷起巘。

足須知是秘地的深幽。雨過翠微。數不盡青巒萬點。日搖蘋蓼。錯認做玉島頻移。

當下匡胤掙扎前行。來至山脚之下。見有一座叢林。那山門上。鐫着神丹觀三字。緊步奔將進去。剛到了正殿。只見裏邊走出一位道者。來見了匡胤。上下觀看了一回。說道。君子。你貴體受了鬼邪之氣了。這病染得不輕。雖無大患。終有啾唧之虞。且請到後面臥室歇息。遂將匡胤領至後邊。用手指道。君子。你可就在此。臥榻上權且安歇。貧道往一箇所在。去取了丹藥。少時就來說罷。移步轉身往外徜徉而去。匡胤走

至卧榻之前。放下行李。眠在榻上。悠悠忽忽。昏迷不醒。且說這求丹的道者。出了山門。緣着山脚。層層的步上山去。這山果是高峻。憑般層疊。乃是天下最有名的。屬於陝西華陰縣管轄。名爲西岳華山。山上有箇仙洞。名叫希夷洞。洞中有一位得道的仙翁。姓陳名搏。道號希夷。老祖這位老祖。得龍蟄之法。在睡中得道。所以一生最善於睡。能知過去未來。一切興廢之事。這神丹觀的道者。就是徒弟。姓褚名元。也有半仙之體。因此老祖今他在山下觀內。一來焚修香火。二來等候匡胤。當時褚元進洞來。見老祖禮拜已畢。

老祖問道。你不在觀內焚修。今來見我。有何事體。褚元稟道。啓上我師。今早觀中來了。一個紅臉的壯士。身帶微災。行步恍惚。弟子細看此人。相極尊貴。無奈着了鬼邪之氣。現在昏沉。理當相救。故此求取仙丹。望老師慈悲。憫賜。那老祖聽了此言。拍手大笑道。好了。好了。香孩兒可也來了。今既在你觀中。身帶浮疾。貧道理當救之。你且隨我進來。那褚元跟至丹房。只見老祖取過葫蘆。傾去了蓋。倒出一粒金丹。托在手。中。遞與褚元。說道。徒弟。你將此丹回去。只用井水一鍾。將藥研化。灌入口中。便能即愈。待他將養幾日。神

完氣足之後。休叫放他就去。可引來見我。須要如此。如此我自。有話說。褚元領命。答應一聲。出了洞府。下了高山。來至觀中。即着童兒去取井水一鍾。再取一根快子。童兒不敢遲誤。登時把二物取至跟前。一齊來至臥室之內。見那匡胤元是昏沉不醒。如醉卧一般。褚元將丹藥如法調和。師徒二人。把匡胤攪將起來。用快子撬開牙關。將丹藥慢慢的灌將下去。仍復睡好。那藥透入三關。行遍九竅。須臾之間。只聽得腹中作响。口內呻吟。復又半盞茶時。匡胤漸漸醒來。口內連叫好睡。張眼一看。見面前立着一位道人。一个

童子。心下不知所以。疾忙問道。敢請道長何來。此處是何所在。不知在下怎的到此。望乞指教。褚元道。此處乃是西岳華山。這裏稱為神丹觀。今早君子帶病降臨。貧道細觀貴恙。受了鬼邪之氣。十分沉重。為此特往家師洞中求取丹藥。療治浮災。今得安愈。誠可慶也。不識君子尊姓大名。仙鄉何處。曾在那里經過。遇此鬼邪。敢望一一指示。匡胤聽了褚元醫病等語。即時跨下榻來。施禮稱謝。褚元慌忙答禮道。貴體尚在虛弱。何必拘禮。彼此分賓坐下。匡胤遂把鄉貫姓名。避災遇鬼。及賭錢爭毆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褚元

道原來就是趙公子。久仰大名。失敬失敬。公子方才說的那神鬼庄。真乃一箇兇險去處。當初原有人家居住。因爲天齊廟內出了這五箇惡鬼。初時還到天晚出來。後來漸漸白日現形。把這些百姓攪擾得老少害怕。坐卧不安。只得各各分離四散。所以此庄無人居住。虧殺了公子住這一晚。若非大福之人。恐怕性命難保。今公子逢凶化吉。貧道不勝之喜也。匡胤道實賴仙長扶持。感恩銘刻。但不知仙長貴姓尊名。令師是何道號。褚元道貧道姓褚名元。就在這神丹觀內焚脩香火。家師道號希夷。就在山上居住。善能

相法不爽。窮通待貴體全安。貧道意欲相屈上山與家師一會。不知尊意如何。匡胤道若得仙長引領上山。參見了尊師。倘蒙道心不吝指示迷途。便是仙長所賜在下之萬幸也。兩下談論了一回。就有童兒送過香茗。賓主各飲畢。褚元分付童兒備飯。那童兒登時把飯收拾進來。擺在桌上。只見那擺的餚饌。祇用四品素食。甚是潔淨。又因匡胤病體初痊。只用希粥。二人用過之後。纔便撤去。自此褚元把匡胤留在觀中調和保養。不上幾日。匡胤精神康健。復舊如初。這日邀了褚元一齊出了山門。緩緩步上山來。四下觀

看的好一派山景。但見麋鹿啣花。猿猴獻菓。樵子担柴。歌唱徹。童兒煉藥。火功深。匡胤正看之間。耳邊忽聽下棋之聲。抬頭一望。只見遠遠地。山洞之前。坐着兩個老者。下棋消遣。匡胤見了。滿心歡喜。叫聲仙長。你看那邊。山人下棋。真乃幽閑樂趣。千古高風。我們趁今天色尚早。且去觀玩片時。然後參謁尊師。諒亦未晚。褚元道使得貧道自當相陪。二人緩步而行。須臾來至洞前。只見那洞前松栢參天。遮遍了日色。這兩個老者倚松靠石。對面而坐。居中却有一座白石檯。檯上擺着一個白玉石的棋盤。上面列着三十

二箇白玉石的棋子。一邊鐫着紅字。一邊鐫的黑字。正在那裏各爭高下。其賭輸贏的對奕。匡胤悄悄爾站在使黑棋的老者背後。暗暗觀看。只見那使紅棋的老者用了個捨車取將之勢。把這紅車放在黑馬口裏。哄他來吃。那黑棋的老者正待走馬吃車。匡胤在背後不覺失口。猛的說聲走不得。那對面使紅棋的老者把匡胤一看。嚇了一跳。低頭不語。這黑棋的老者聞了匡胤之言。把馬按下不走。細細將滿盤打量一翻。點頭會意。這紅車果然吃他不得。但自己若閃開了馬。又怕紅砲吃了象去。這個也是輸局。再無

解救復又摹擬了一回忽然看出紅棋的破綻來了。他便不將馬去吃車也不把馬動移另將別着行走。不消幾着反贏了紅棋。那紅棋的老者輸了。側身往傍邊提出一隻布袋來。伸手取了兩錠金子。遞與贏棋的。老者收了。從新擺整了棋。又下。那紅棋老者未曾起手先開口說道。那多嘴的。你看棋盤中間寫的是什麼言語。匡胤聽說。定睛望盤中一看。只見那河界上兩邊對寫着兩句道。

觀棋不語真君子

看着多言是小人

匡胤起初看時。只留心在棋上。盤桓所以不曾看到。

這兩句話兒。如今這老者輸了。未免畧有愠心。只把這兩句兒說明與他。免得再有多言饒舌之意。只是從來的通弊。當局者迷。傍觀者清。看官們於此。那位看見輸不救袖手傍觀。卽或不致明言取怨。那牽衣號嗽。暗打機關。種種薄行。在所不免也。閑話休提。只說匡胤當時見了盤上之。心下想道。原來他們將銀子見角勝。並不空自消閑。這兩錠金子非同小可。因我一言指點。贏棋反作輸棋。怎禁他嗔怪於我。他既怪我。不免待我再看些破綻也。指點他一着。贏了轉來。便可準折了。暗想之間。那兩個老者重新又着。

此盤該是黑先紅後當下兩個各自布置起來你
着我一着下到七八着上只見那使紅棋的
老者提炮要打黑卒匡胤免不得又要多說
了道空打無益且顧自家那紅棋的老者纔
把自己的棋勢細細一看。閉着一箇雙馬
卧槽的輪局連忙放下了炮挨那馬眼。那
黑棋的老者回頭把匡胤瞧了一眼。聞言
說道紅面君子你忒也不知見景了。難道
沒有一個耳信的請你不要多嘴。你偏要
多嘴。既是這等高棋。敢來與我下三盤。
纔算是個好漢子。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
如何受得這樣言語。不

微微冷笑道。老者你

這等高大年紀也覺得太傲。怎麼就小視於我。
我就與你下三盤。亦有何妨。那紅棋的老者
說道二位既要下棋。先要講定。不知是賭金
子。還是賭些銀子。匡胤道。吾乃過路之人。
那有黃金。只賭銀子罷。這箇老者說道。既
然只賭銀子。我們可定了規。每盤必須彩
銀五十兩。無欠無賴。方纔與你對奕。匡胤
聽言。只認了這老者。把銀兩來壓他。便應
道。就是五十兩。一盤說罷。那老者讓匡胤
是客。送過了紅棋。匡胤就在那紅棋的
位中坐下。二人擺好了棋。紅先黑後。兩
下起手而行。這使紅棋的老者。翻着手。
在傍觀看。只見

匡胤起手先上土。那邊老者就出車。紅棋又走當頭炮。老者出馬把卒保。匡胤使個轉腳馬。黑棋使用將來追。你上卒來我飛象。紅家喫馬黑吞車。演就梅花十八變。無窮奧妙少人知。橫逢敵手難藏巧。兩下各自用心機。老者捨車來取勝。匡胤入了騙局中。只因一着失了手。致使黑棋勝了紅。頭一盤就被老者贏了。匡胤心中不伏。說道這一盤我和你賭一百兩。老者道就。是一百兩難道我怕你。

不成從新又把棋來擺好。該是贏家先走。只見這老者偏又走得變化。但見他。

不走馬來不發砲。先挺一卒在河邊。匡胤那曉其中意。兩脇出車要占先。黑棋雙使連環馬。紅棋舉砲便相便。老者又把棋來變。變成二士人挑閘。車坐中心卒吃將。贏了紅棋第二盤。

匡胤一連輸了兩盤。心中發急。肚內尋思。向在汴梁下棋。我爲魁首。怎麼到了關西。便多失勢。輸去財帛。不遇小事。弱了名聲。豈不被人談笑。這一盤一定要。

與他相並把本兒翻了。纔好。想罷。主意開言說道。老者這一盤。我便和你相賭。把這兩盤的。一百五十兩彩銀爲並。你若再贏。我便照數給銀。我若贏了。把先前兩盤退去。你道何如。老者笑了一笑道。憑你什麼法兒。我總不怕。依便依你。只是還有一說。此一盤。你若贏了。還好。若是再輸。連前兩盤。共是三百兩銀子。只怕你拿不出來。那時不但費氣。只恐還要討羞。匡胤聽了這般言語。欲要發作。又是翻本的心。盛只得忍氣吞聲說道。你這老者。休得小視於我。我們既賭輸贏。只管放心下去。何必多言。那老者又道。不然。我

們空口說話。是無實據。此盤棋。必須設立監局。方纔各無翻悔。就煩那使紅棋的老者。在傍監局。此時褚元也在傍觀。不敢言語。那老者又把棋兒擺好。纔要起手。忽又說道也罷。本該我贏家先走。如今讓你先行。使無別說。匡胤聽言。滿心歡喜。忖道。我今先着。難道又輸了不成。遂加意當心。將棋布置。只見他

飄象先行保自宮。

敵人仍把卒來冲。

紅棋提砲相照應。

黑着空虛設局鬆。

匡胤運籌多實濟。

互相吞併在盤中。

紅棋算盡能必勝。

誰知此老計謀通。

重重只把卒來走

逼近將軍用力攻。

着成四馬投唐勢。

一卒成功贏了東

這一盤匡胤滿望成功。誰知又被老者贏去。只氣得目定口呆。煙生火冒。思想今日上山。却不曾帶着財帛。這三百銀子。將甚麼給付與他左右尋思。並無計較。只得說道。老者方纔這盤本是我贏。被你錯走了一着。反叫屈我輸了。這却空過了不算。要賭銀子。我們再着。那老者聽了。變臉道。你說甚的話兒。方纔你我對下。乃是明白交關。那個錯走。你却要賴我。便不肯與你賴。匡胤道。你委實屈我輸了。却不肯再着。只

得把先前兩盤一齊退去。那老者道。你這話一發說得荒唐。全不似那堂堂男子。做事光明。直把別人認做孩童。由你哄騙。不瞞你說。我方纔實防你反覆。故此設立這監局的做証。你既着了要賴。這監局設他何益。匡胤聽言。正待回答。只見那監局的在傍微微冷笑。叫聲紅臉的君子。古語道得好。說是好漢兒。吃打不叫疼。又道。願賭願輸。我們在此下棋。又非設局見騙人財帛。這是君子自己心願說定。無更。既然輸了。該把彩銀發付。纔是正理。偏又費這許多強辯。希圖一賴。我們年老的人。風中之燭。又與你毆打不過。

飛龍全傳
三
只算把這項銀子救濟了窮民。佈施了餓漢。做了一樁好事罷了。只是可惜了君子。現放着軒昂的身兒。光彩的貌兒。頂了這不正之名。傳了那無行之譴。自己遺羞。還被別人笑話。這監局的把這一篇不癢不疼的說話。說得匡胤無名。高放煙霧騰空。有分叫三局殘棋。祇畱得數行墨跡。一時義舉。却消了幾處烟塵。正是

片舌嚴於三尺劍

單身酷似萬人騎

不知匡胤怎生發付。且聽下回分解

五鬼托世本當刪去。奈因判官投生似有後旨

而
故連類而及之。蓋論者擬以秦檜乃文曲下凡。夫文曲者。在天司文章之命。在世爲忠正之臣。光耀文明。大非凶威等星所比。面秦檜乃身處中朝。心向外虜。姦宄不法。罄竹難書。萬世而下。人猶髮指。烏有文明之宿。降世變爲姦宄之臣哉。回中特書判官轉世爲秦檜。直指由來。已非正類。推情揆理。不致離經。予故備載而不刪存。此以闢人言之謬也。

昔人謂得丹知劍。得劍知丹。甚矣丹之不可不得也。夫得其丹。可以滋生。可以養淳。可以固本。

而延嗣推之運精神以應世勞思慮以接物靡
不一本於此也。乃觀夫匡胤天齊廟之賭錢丹
之燥也。西岳山之奕棋。丹之竭也。五鬼之局誘
竊丹之餘也。老者之勝算。其丹之全也。推之觀
以丹名。疾以丹愈。因丹以識龍潛之遨遊。由丹
而睹仙踪之丰采。丹卽是人人。卽是丹。猶夫得
丹知劍。得劍知丹之義也。則丹之不離於人也。
概可見矣。吾願天下之人。當亦顧名思義。而一
想夫丹之得爲亟則可耳。

博奕之法。譜訣甚夥。前人詳載盡矣。大都總以

多算爲勝。多算可操必勝之理。不算卽來敗北
之恥。匡胤之見輸。雖云仙凡之隔。然未免自持
廣高漫行欺敵。以致再三之負耳。

對奕之勝負。必待匡胤之指點而定。並非二老
茫無見解。因人成事。蓋必故作破綻。以待指陳。
然後可移花接木。李代陶姜。三盤之勝負既定。
一榻之睡卧方安。此等安排。都在上文如此如
此中之定着也。閱者其有會心乎。

飛龍傳

第十八回

賣華山千秋畱跡。

送京娘萬世英名。

詞曰

名山青翠如常路。要遊時。踟躕步。梵宮靜煉同
雲卧。餐松飲露。泉壑烟霞。堪使行人慕。只爲
爭雄博幾度。一時負。却誰容。怒穩將山洞憑君
卧。隱中相慕。畱跡昭彰。錯笑他人誤。

右調青玉案

話說趙匡胤在西岳華山與那老者對下象棋。不想

連輸了三盤一時要賴。反被這監局的說了許多不疼不癢的話兒。只氣得敢怒而不敢言。自知情虧理屈。難與爭強。只得說道罷了罷了。只當我要錢。擲了個黑臭。你們也不必多言。待我下山。到神丹觀內。把銀子取來打發。便也了賬。老者道。君子。你休要指東說西。我怎得知。那裏是神丹觀。你若哄我走了。又不知你的姓名住處。叫我到那裏來尋。輸贏不離方寸。就在此間開發。匡胤道也罷。就煩觀主代我去取。一回頭不見了褚元。左右瞧看。都不見。此時走走又不脫。賴又賴不成。急得只是搓手擲脚。無主無張。那

老者登時發怒道。我們在此下棋。誰要你來多嘴。又自逞能強賭輸贏。既輸了三百銀子。故意粧愁不給。欲圖悔賴。若在別處。有人怕你。我這關西地面。却數不着你。你既不肯給銀。倒不如跣了箇頭。饒你走路。只當買箇雀兒放生。這一句罵得匡胤滿面羞慚。心中火冒。欲要動手。又恐被人知道。說我欺貧年老之人。只得把氣忍了下去。那監局的道。紅面君子。我們下棋的輸贏。都是正氣。你既不帶財帛。或者有什麼當頭。畱下一件。然後你去取那銀子。免得爭持。匡胤道。你這老人家。也沒眼力。我乃過路之人。那有當頭

總把渾身上下衣服與他。也不直三百兩銀子。贏棋的老者道。誰要你的衣服。憑你什麼五爪龍袍。我老人家也不希罕。你家可有什麼房產地土。寫下一座與我方纔依允。若沒有產業。或指一條大路。或將一座名山立下一張賣契。也就算了。匡胤聽了。心下想道。常言說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你看那一家有大山大路。惹大的年紀。原來是個痴子。待我混他一混。說道。老人家。你既要大山。我就把這座華山寫與你何如。老者道。我正要你家這座華山。可快快寫來。匡胤道。紙筆不便。你去取來用用。老者道。誰有

工夫去取紙筆。不論什麼石頭。劃上幾句也就罷了。匡胤聽了。又自暗笑道。真正是個痴人。石上劃了字跡。如何算得憑據。遂瞧了一瞧。見面前有一塊峻壁危峰。下面到也乎正。可劃遂拾一塊石片。又問老者尊姓。老者道。老朽姓陳。匡胤便向石壁上劃道。

東京趙匡胤。爲因無錢使用。情愿將華山一座。賣與陳姓。言定價銀三百兩。永遠爲陳姓之業。並無租稅。恐後無憑。石山親筆賣契爲証。

匡胤把賣契劃完。那山神土地見真命天子。把華山賣了。畱下字跡萬古千秋。誰敢不依。就把石上白路。

見登時的變了黑字。比那墨寫的更加光耀。此時匡
胤只當見戲。不過哄騙權宜之計。誰知後來陳橋兵
變。登了大寶。這華山地畝錢根。並不上納分文。到了
真宗之時。聞華山隱士陳搏。乃有道之人。遣中使徵
召進京。欲降以爵祿。陳搏不應。真宗怒責之道。

江山盡屬皇朝管。

不許荒山老道眠。

陳搏笑對中使道。

江山原屬皇朝管。

賣與荒山老道眠。

遂引中使看了太祖的親筆賣契。中使只得回朝覆
旨。真宗聽知是他始祖賣的。不好屈他。只得任他高

卧。此是後話。表過不提。只說匡胤劃完賣契。仔細一
看。初時原是白路兒。頃刻間即變成了黑字。心下驚
疑。把手中石片擲下。正要回頭與老者說話。舉眼見
了褚元。便問道。仙長方纔那里去了。褚元道。因為走
得口渴。往澗邊吃口泉水。致有失陪。匡胤道。不知令
師在於何處。我們快去參過。便好下山。褚元把手指
道。這一位就是家師。匡胤大驚道。怎麼就是令師。小
可幾乎錯過。說罷。就要執了弟子之禮拜見老者。那
里肯依。遜了多時。原行賓主之禮。又與那監局的也
叙過了禮。匡胤遂問老者名氏道號。那老者道。貧道

姓陳名搏別號希夷不知賢君貴姓高名匡胤道愚
下姓趙名匡胤表字元朗陳搏道原來就是東京的
趙大公子久仰英名如雷貫耳今日得見三生有幸
方纔早知是公子怎敢相對下棋多有得罪幸勿掛
懷那石上的字跡使人觀見不雅公子可擦去了休
要留下匡胤當真的走將過去擦磨誰知越擦越黑
如印板印就的一般那監局的老者道不必費力畱
可在此做个古跡兒罷匡胤只當戲言那里曉得這
話確確的應驗那華山的字樣至今隱隱見依稀尙
在當時匡胤叫聲仙翁某聞令徒稱揚大法相理推

陳

尊愚下敢懇一觀指點前程凶吉則某不勝幸甚歐
搏道休聽小徒之言貧道那裡會得我有一箇道友
相法甚高那邊來了匡胤回頭觀看那兩個老者化
一陣清風忽然不見止見一張東帖在地匡胤拾起
來細細觀看只見上面寫着的

貧道陳搏書奉趙公子足下適因清閑無事特
邀西蕭岳山仙翁遣典當棋木候行旌乃希厚
惠不意三局倖勝妄竊先聲果承慨賜華山稅
糧不納貧道穩坐安眠叨光無盡謝謝因思愧
無所報妄擬指陳細觀尊相貴不可言畧俟數

秋登雲得路。惟時漢畢周興。雀兒終祚陳橋始基。才得天水興隆。燭影搖紅。便是火龍升運。俚言奉達。伏望詳察。

匡胤將東帖反覆看了數遍。止明白前半之言。後半不解其意。遂把帖見藏在身邊。謂褚元道。令師真乃神仙。幸遇幸遇。只是輸與三盤棋子。倒被令師暗笑。褚元道偶爾見負老師何敢取笑。說罷遂與匡胤一齊下山。回至觀中。天色已晚。道童送上夜膳。二人飲了各自安歇。次日匡胤收拾行李要行。褚元百般苦留。道公子貴體尚未全愈。不宜遠行。須再將養數天。

再行未遲。匡胤見褚元誠意相留。只得住下。不覺又過了數日。身體復舊如初。這日褚元不在。獨坐無聊。遶殿遊觀。信步而行。來至後面。只見是个冷靜所在。却有一間小小殿宇。殿門深鎖。寂靜無人。匡胤前後觀玩了一回。正欲回身。忽聞殿內隱隱哭泣之聲。甚是淒楚。匡胤側耳細聽。乃是婦女聲音。心內暗想。這事有些蹊蹺。此處乃出家人的所在。原何有這婦女藏匿在內。其中必有緣故。方欲轉身。只見褚元回來。匡胤一見火發心焦。氣冲冲問道。這殿內鎖的是什麼人。褚元見問。慌忙搖手道。公子莫管閒事。匡胤

聽了。激得爆跳如雷。大聲喊道。出家人清靜無爲。紅塵不染。怎敢把女子藏匿。是何道理。褚元道。貧道怎敢。是敢僧俗不相關。總勸公子休要多事。免生後患。匡胤一發大怒道。爾既幹此不法之事。如何還這等掩耳偷鈴。欲要將我瞞過。我趙匡胤。雖承你款畱。調養。只算是箇私恩小惠。今遇這等非禮之事。若不明究。非大丈夫之所爲也。褚元見匡胤這等怒發。量難隱瞞。只得說道。公子不必動怒。其中果有隱情。實不關本觀之事。容貧道告稟。此女乃是兩個有名的响馬。一箇叫做滿天飛。張廣兒。一箇叫做着地滾。周進

不知那裏擄來的。一月之前。寄在此處。着令本觀與他看守。若有差遲。要把觀中殺个寸草不畱。爲此貧道懼禍。只得應承。望公子詳察。匡胤道。原來如此。那兩個响馬。如今在於何處。褚元道。他將女子寄放了。又往別處去勾當。匡胤道。我實不信你。那強人既擄此女。必定貪他幾分顏色。安有不姦不淫。寄放在此。竟自飄然長往之理。如今我也不與你多言。只把殿門開了。喚那女子出來。待俺親自問他。一個備細。褚元無奈。只得叫道。童取鑰匙來。把殿門開了。那女子聽得開鎖聲响。只認做强人進來。愈加啼哭。匡胤見

殿門已開。一脚踏進裏邊。只見那女子戰兢兢的。躲
在神道背後。匡胤舉目細觀。果然生得標致。

眉掃春山。眼藏秋水。含愁含恨。猶如西子捧心。
欲泣欲啼。却是楊妃剪髮。窈窕丰神。芍藥鴻飛。
怎擬鷓鴣天。娉婷姿態。輕盈月宮。羅舞霓裳曲。
天生一種風流態。更使丹青描不成。

匡胤好言撫慰。道。俺不比那邪淫之輩。你休要驚慌。
且過來把你的家鄉姓名。訴與我知。誰人引你到此。
倘有不平。我與你解救。那女子見匡胤如此問他。又
見儀表非俗。心內知道是个好人。轉身下來。向着匡

胤深深道了萬福。匡胤還禮畢。那女子臉帶淚痕。珠
唇輕啓。問道。尊官貴姓。褚玄代答道。此位乃是東京
趙公子。那女子道。公子聽稟。奴家也姓趙。小字京娘。
祖貫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年方一十七歲。因隨
父親來至北岳進還香願。路遭兩個响馬。搶擄奴家。
寄放此處。饒了父親回去。這兩個強人。又往那里去
了。匡胤道。怎麼搶了。你反又寄你在此。京娘道。奴家
被擄之時。聽得那兩個強人。互相爭奪。後來只說道。
我等豈可爲這一個女子。傷了弟兄情義。不如殺了。
免得爭執。那一個道。殺之豈不可惜。不如寄在神丹

升龍全傳
觀內我們再往別處我尋一箇湊成一雙然後同日
成親兩個商議定了去了一月。至今未回。匡胤道。觀
中之士可來調戲麼。京娘道。在此月餘並未見一人
之面。可以通一線之生。終日封鎖在此。止有強人丟
下的這些乾糧充饑。奴家那有心情去吃。言罷。不覺
心懷悲慘。兩淚如珠。匡胤見了。亦甚傷感。說道。京娘
你既是良家子女。無端被人搶擄。幸未被他所污。今
乃有緣遇我。我當救你重回故土。休得啼哭。京娘道。
雖承公子美意。釋放奴家。脫離虎口。奈家鄉有千里
之遙。怎能到彼。這孤身弱質。只拼一死而已。奴家在

此偷生。並非欲圖苟且。一則恐累了觀中的道士。二
則空死無名。所以等這強人到來。然後殞命。怎肯失
身以辱父母。匡胤聽了。不勝歎羨道。救人須救徹。俺
今不辭千里。送你回去便了。京娘聽說。倒身下拜道。
若蒙如此。便是重生父母。褚元阻道。公子且住。你今
日雖然一片熱心。救了此女。果是一時義舉。千古美
談。但強人到來。問我等要人。叫我怎處。豈不連累了
貧道。此事還該商議而行。匡胤道。道長放心。那強人
不來便罷。若來問你要人。你只說俺趙匡胤。打開殿
門。搶擄了去。他或不捨。到尋俺之時。叫他問蒲州一

路尋來就是。倘或此去冤家路窄。遇見強人。叫他雙
雙受死。也未可知。褚元道既如此。不知公子何日起
程。匡胤道。只在明日早行。褚元遂命道童。沽酒與匡
胤餞行。不多時。擺上酒筵。正待坐席。只見匡胤對京
娘道。小娘子。俺有一言相告。不知可否。京娘道。恩人
有何分付。妾當領命。匡胤道。此處到薄東路途遙遠。
非朝夕可至。一路上無可稱呼。傍觀不雅。俺欲借此
酒席。與小娘子結爲兄妹。方好同行。不知小娘子意
下何如。京娘道。公子乃宦門貴人。奴家怎敢高拔。褚
元道。小娘子。既要同行。如此方妥。不必過謙。京娘道。

既公子有此盛德。奴家只得從命了。遂向匡胤倒身
下拜。匡胤頂禮相還。二人拜罷。京娘又拜謝了褚元。
褚元另備一桌。與京娘獨飲。自與匡胤對坐歡斟。直
至更餘。方纔徹席。又讓卧房與京娘安宿。自己與匡
胤在外同睡。一宵晚景。休提。次日天明。褚元起來安
備早飯。與匡胤京娘用了。又備了些乾糧路費。匡胤
遂扮做客人的模樣。京娘扮做村姑一般。頭帶一頂盤
花雪帽。齊眉的遮了。將強人擄來寄放的馬。揀了一
匹。端上鞍轡。叫京娘騎坐。京娘謙遜道。小妹有累恩
兄。豈敢又占尊坐。匡胤道。愚兄向來步履不嫌跋涉。

且得行止自如。賢妹不須推讓。京娘不敢多繁。只得乘坐匡胤作謝拜別了。褚元負上行李。手執神煞棍。搵步行相隨。離了神丹觀。望蒲州一路進發。正是。

平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至汾州地界。休縣外一個土崗之下。有一座小小店兒。開在那裏。匡胤見天色將晚。前路荒涼。對京娘道。賢妹。天色已暮。前途恐無宿店。不若在此權過一宵。明日早行。何如。京娘道。任憑恩兄尊意。匡胤遂扶京娘下馬。一齊進了店門。那店家接了進去。揀着一間潔淨房兒。安頓下了。整備晚膳。

進來用了。又將那馬牽至後槽喂料。匡胤叫京娘闌上房門先寢。自己帶了神煞棍棒。繞屋兒巡視了一遍。約莫有二更光景。方纔往外廂房。打開行李。安睡不覺。東方發白。匡胤起來。催促店家。安排早飯。進來。兄妹二人飽餐已畢。算還了店錢。叫店家牽出了馬。扶京娘乘了。自己背了行李。執了神煞棍棒。離店前行。約過十數里之地。遠遠望見一座松林。如火雲相似。十分峻惡。匡胤叫道。賢妹。你看前面這林子。憑般去處。必有歹人潛匿。待爲兄先行。倘遇賊人。須結果了他。方可前進。京娘道。恩兄須要仔細。匡胤遂留下。

京娘在後自己躡步前行原來那赤松林內就是着地滾周進屯扎在此手下有四五十個嘍囉四下望風打劫客商當候美色這日有十數個嘍囉正在內中東張西望忽聽得林子外走的脚响便往外一張只見一個紅臉大漢手提棍棒闖進林來慌忙尋了長鎗拿了短棍鑽將出來發聲喊齊奔匡胤匡胤知是強人不問情由舉棍便打打了多時早有五六個嘍囉墊了棍棒餘的奔進林去報知周進那周進提了一根筆管鎗領了嘍囉跑出林來正與匡胤撞個滿懷兩下裏各舉兵器步戰相拚約鬪二十餘合那

嘍囉見周進贏不得匡胤便篩起鑼來一齊上前圍住匡胤全全無懼舉動神煞棍棒如金龍罩體玉蟒纏身迎着棍如秋葉翻風近着身似落花墜地須臾之間打得四星五散那周進胆寒起來鎗法亂了被匡胤一棍打倒衆嘍囉見不是路吶聲喊多落荒亂跑匡胤見那周進倒在塵埃尚未氣絕再復一棍即便嗚呼轉身又不見了京娘急往四下我尋見京娘又被一羣嘍囉簇擁過赤松林去了匡胤急忙趕上大喝一聲毛賊休得無禮那嘍囉見匡胤追來只得棄了京娘四散逃走匡胤亦不追趕叫道賢妹受驚

了京娘道適纔這幾個嘍囉內中有兩個像跟隨响馬到過神丹觀內的認得我。到馬前說道周大王正與客人交戰料這客人闢大王不過的我們送你去。張大王那裏罷正在難以脫身幸得恩兄前來相救。匡胤道周進那厮已被俺勦除了。只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京娘道只願恩兄不遇着便好。原來張廣兒又在一座山頭屯扎離此只十數里之地與周進分爲兩處專行剽掠彼此照應爲犄角之勢倘有美貌女子搶來湊成一對好兩下成親且說那逃走的嘍囉飛奔到山上報與張廣兒道大王不好了那神丹

觀內寄放的女子被一個紅臉大漢夾着同行方纔到赤松林經過被周大王阻住與這大漢交戰小的們又搶了那女子不道那大漢趕來小的們只得走來報知大王張廣兒道如今周大王在那裏嘍囉道小的們搶那女子時周大王正與那大漢交戰如今不知在那裏張廣兒聽說卽忙帶了雙刀飛身上馬跟了數十箇嘍囉拍馬加鞭如飛的趕來却說匡胤正同京娘行走已有十數里只聽得後面吶喊而來匡胤回頭一看正見賊人帶領嘍囉趕來切近匡胤料道張廣兒連忙手持神煞棍棒迎將轉去大喝一

聲強賊看棍張廣兒舞雙刀來鬪匡亂匡亂騰步到
那空濶去處與廣兒交戰兩個鬪了十餘合匡亂賣
个破綻讓張廣兒一刀砍來即便將身躲過回手一
棍正中左手廣兒負痛失刀於地回馬便走匡亂奮
步趕來看較近手起棍落把張廣兒打於馬下可
恰有名的兩個响馬雙雙死於一日之內正是
三魂渺渺滿天飛 七魄悠悠著地滾
眾嘆囉見大王已死發聲喊却待要走匡亂大喝一
聲飛身趕上有分叫知恩女子欲酬大德於生前秉
義丈夫不愧英名於身後正是

勲業止完方寸事

聲面且在字中流

畢竟嘍囉怎的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陳搏之設棋勢乃誑華山之機局也兩老對奕
欲賣主之出卿張也傍觀教着尋主顧而帖出
賣也三盤賭采兩相情愿而增益其價也設立
監局三面議定而各無翻悔也且其劃字於山
悉捐糧稅即不加不贖永遠為証之意也種種
微頭都是為華山起見但其設局誑人博奕謀
產終非正大光明之氣象耳吾恐好事者於此
未必不以陳希夷先生面目之為開賭囊家也

買主十分認真賣主憑般兒戲惟其認真便能
謀事必得所謂有志者事竟成惟其兒戲故弄
假成真所謂業荒於嬉也其事雖未必有而其
言似有當於衷閱者不信請以世事觀之自可
見矣

歟調養固是私恩非禮不法確是公憤世
陷溺其心故將兩端倒置若匡胤丈夫也人榮
也焉肯顛倒錯亂滅絕天理哉觀其詰問褚元
遂層推駁以一面之詞爲不足信必親問京娘
乃信其誠不肯半水轉船務必推敲倒底其言

詞何等正大其氣象何等嚴明宜其爲褚元之
所服京娘之所敬也

黃土坡前盟手足神丹觀內聯兄妹兩椿勝事
快意爽神豪杰之所必爭義狹之所必舉但手
足雖分而有合兄妹似合而終分一喜一悲大
是可歎

搶了一箇女子不能配合兩箇丈夫爲了兩箇
男人畢竟要尋一雙美婦藏了大媽再尋阿嬌
嬌娘未到伯媽先失勞勞碌碌不得償一宿之
歡喝喝呼呼無過掙片時之命噫二賊究何益

飛龍全傳
哉。

飛龍傳

第十九回

匡胤正色詎非詞

鯨娘陰送酬大德

詩曰

荒山險嶺多盜跡
壯士遇之心不平
愛恩思欲報深恩
一朝訴出衷懷事
蜀中當鑪臬文君
三原紅拂有誰稱

阻隔行入掠美色
寶劍一揮頸瀝血
幾遍欲言心未寧
引得英雄性火烈
至今猶見詩人說
曖昧遺羞何足貴

觀此餘生終不失

惟有黃昏相感泣

話說張廣兒領了嘍囉趕來。思想要奪京娘。誰知反被趙匡胤打死。那衆嘍囉正要逃走。却被匡胤喝住。說道。爾等休得驚慌。俺乃東京趙大郎便是。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讎。今已多被俺除了。與爾等無干。衆嘍囉聽說。一齊棄了刀鎗。拜倒在地。匡胤分付道。爾等如今以後。須當棄邪歸正。不可仍是爲非。倘不聽俺的言語。後日相逢。都是死數。爾等各自去罷。衆嘍囉聽了分付。蹣了一個頭。扒起身來。俱各四散。去了。匡胤收拾要行。早見金烏西墜。玉兔東昇。遠遠

望見前面有座客店。便同京娘鑽行幾步。到了店門。扶着京娘下馬。一齊進店。把馬交與店家喂養。進了客房。店家整備晚膳進來。兄妹二人吃了一餐。各自安寢。日說京娘想起匡胤之恩。無以爲報。想當和紅拂。本一樂女。尚能選擇英雄。況我受恩之下。捨了這介豪傑。日後終身。那个可許。欲要自薦。又覺含羞。一時難以啓口。若待不說。等他自已開口。他乃是个直性漢子。那知我一片報德之心。左思右想。一夜不能合眼。不覺五更雞唱。匡胤起身。整馬要行。京娘悶悶不悅。只得起身。上馬出門而行。乃心生一計。一路上

只推腹痛幾遍。要出恭。匡胤扶他下馬。又攙他上馬。京娘將身偎倚。萬種風流。夜宿之時。又嫌寒。憎熱。央着匡胤減被添衾。這軟玉溫香。豈無動情之處。匡胤乃生性耿直。盡心服侍。不以爲嫌。又行了三四日。已過曲沃地方。一路上又除了許多毛賊。約計程途。只有三百里之間。其夜宿於荒村。京娘心中又想道。如今將次到家了。只顧害羞不說。豈不錯過機會。若到了家中。便已罷休。悔之何及。滿腹躊躇。不覺長吁短歎。流淚憑几。匡胤在外廂聽了。不知所以。卽慌進來。問道。賢妹此時夜已深了。因何未睡。你滿眼流淚。有

何事故。京娘道。小妹有一心腹之言。難以啓齒。故此不樂。匡胤道。兄妹之間。有何嫌疑。但說不妨。京娘道。小妹係深閨弱質。從未出門。因隨父進香。誤陷賊人之手。幸蒙恩人拔救。脫離苦海。千里步行。相送回鄉。又爲小妹報雪深讎。絕其後患。此恩此德。沒世難忘。小妹常思無以報德。倘蒙恩兄不嫌貌醜。收做鋪牀疊被之人。使小妹少報捐淚。於心方安。不知恩兄允否。匡胤聽了。呼呼大笑道。賢妹之言差矣。俺與你萍水相逢。挺身相救。不過路見不平。少伸大義。豈似匪類之心。先存苟且。況彼此俱係同姓。理無爲婚。兄妹

相稱豈容紊亂。這不經之言。休要污口。京娘聽了此言。羞慚滿面。半晌無言。沉吟了一會。復又說道。恩兄休怪小妹多言。小妹亦非淫巧苟賤之輩。因思弱體餘生。盡出恩兄所賜。此身之外。別無答報。不敢望與恩兄婚配。但得納爲妾婢之分。服事恩兄。一日死亦瞑目。匡胤勃然變色道。俺以汝爲誤遭賊陷。故不辭跋涉。親送汝歸。豈知今日出此污穢之言。待人以不肖。我趙匡胤乃頂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無私。倘使稍有異志。天神共鑒。爾若邪心不息。俺便撒手分離。不管閑事。那時你進退不得。莫怪俺有始無終。匡

胤言罷。聲色俱厲。謊得京娘。半晌不敢開口。遂乃深深下拜。說道。今日方見恩兄心事。炳若日星。嚴如霜露。凜不可犯。但小妹實非邪心相感。乃欲以微軀報答大恩於萬一。故不惜羞恥。有是污言。旣恩兄以小妹爲嫡親骨肉。妾安敢不以恩兄之心爲心。望恩兄恕罪。匡胤方纔息怒。將手扶起京娘道。賢妹非是俺膠柱鼓瑟。本爲義氣所激。故此于里相送。今日若有私情。與那兩個強人何異。把從前一并真情。化爲假意。豈不惹天下的豪傑恥笑。京娘道。恩兄高見。非尋常所比。妾今生不能補報。死當結草啣環。兩個說話

直到天明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

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匡胤愈加怜惜。京娘看看到了蒲州。京娘雖知家在小祥村。却不認得路徑。匡胤就問路行來。將到小祥村。京娘望見故鄉光景。好生傷感。却說趙員外自從進香失了京娘。將及兩月有餘。老夫妻每日相對啼哭。這日夜間睡到三更時候。員外得其一夢。夢見一條赤龍護着京娘。從東回到家中。員外一見大喜。接了女兒。安頓進去看。那赤龍登時飛去。回至裏邊。忽又不見了女兒。四下尋覓。

却被門檻絆了一交。遂而驚醒。即時說與媽媽。媽媽道此乃你的記心。不足爲信。趙員外憶女之情。分外悲戚。至次日日午。忽庄客來報道。小姐騎馬回來。後面有一紅臉大漢。手執棍棒。跟隨而來。將次到門了。請員外出去。員外聽報。唬得魂飛魄散。大聲叫道。不好了。响馬來討嫁粧了。說猶未了。京娘已進中堂。爹媽見了女兒。相持痛哭。哭罷問其得回之故。京娘便把始末根由。細細說了一遍。又道恩人現在外邊。父親可出去延欸。不可怠慢。他的性如烈火。須要小心。趙員外聽了女兒之言。慌忙出堂拜謝。道若非恩人。

相救。我女必遭賊人之手。今生焉得重逢。遂叫媽媽與女兒出來。一同拜謝。那員外有一箇兒子。名喚文正。正在庄上料理。那農務之事。聽得妹子有一位紅臉漢子送回。撇了衆人生活。三脚兩步奔至家中。見了京娘。抱頭大哭。然後向匡胤拜謝。正是

喜從天上至。

恩向日邊來。

趙員外分付庄丁。宰殺豬羊。大排筵席。款待匡胤。那媽媽同了京娘來至裏邊。悄悄叫道。我兒。我有一句話問你。你不可害羞。京娘道。母親有何分付。媽媽道。我兒。自古道。男女授受不親。他是孤男。你是寡女。

千里同行。豈無畱情。雖公子是個烈性漢子。沒有別情。但你乃深閨弱質。況年已及笄。豈不曉得知恩報恩。我觀趙公子。一表非俗。後當大貴。你在路。曾把終身許他過。不妨對我明言。況你尚未許人。待我與你父親說知。把他招贅在家。與你結了百年姻事。你意若何。京娘道。母親。此事切不可提起。趙公子性如烈火。真正無私。與孩兒結爲兄妹。視如嫡親姊妹。並無戲言。今日到此。望爹媽畱他在家。款待十日半月。少盡兒心。招親之言。斷斷不可提起。媽媽將京娘之言。述與員外。員外不以爲然。微微笑道。媽媽。這是女兒

避嫌之詞。你想人非草木。放着這英雄豪傑。肯無畱戀之情。少刻席間。待我以言語動他。事必諧矣。不多一會。酒席完備。員外請匡胤坐於上席。老夫妻下席相陪。兒子京娘坐於傍席。酒至數巡。菜過五味。員外離席。親自執壺把盞。滿斟一盃。送與匡胤。道：公子請上此盃。老漢有一言奉告。匡胤接過酒來。一飲而盡。說道：不知員外有何見教。願賜明言。員外陪着笑臉。道：小女餘生。皆出恩公子所賜。老漢與拙荆商議。無以爲報。幸小女尚未適人。意欲獻與公子。爲箕箒之婦。伏乞勿拒。員外話未說完。匡胤早已怒發。開言大

罵道：好一个不知事的老匹夫。俺本爲義氣。故不憚千里之遙。相送你女回家。反將這無禮不法的話兒。污辱於我。我若貪戀你女之色。路上早已成親。何必至此。說罷。將酒席踢翻。口中帶罵。跋步望外。就走起。員外唬得戰戰兢兢。兒子媽媽。都不敢言語。京娘心下。甚是不安。急忙出席。扯住了匡胤衣襟。道：恩兄息怒。且看小妹之面。請自坐下。小妹卽當陪罪。匡胤正當盛怒之下。還管什麼兄妹之情。一手酒脫。京娘提了行李。出了大門。也不去解馬。一直如飛的去了。有詩爲証。

義氣相隨千里行。

英雄豈肯徇私情。

席間片語來不合。

疾似龍飛步不停。

京娘見匡胤不顧而去。哭倒在地。員外媽媽再三相勸。扶進了房中。京娘只是啼哭。飲食不沾。心中想道。虧了趙公子。救得性命回鄉。不止失身於異地。爹媽反多猜疑。將他激怒而去。我這薄命。既不能托以終身。又不能別圖報答。空生何益。不如一死。倒得干淨。捱至更深。打聽爹娘都已睡了。即便解下腰間白汗巾。懸梁自縊。正是。

可憐香閣千金女。

化作南柯一夢人。

次日天明。員外夫婦起來。不見女兒出房。員外道。媽媽爲何女兒這時還不出房。媽媽道。想是行路辛苦。此時還在熟睡裏。員外道。我實放心不下。你可進去看看。媽媽當真的推進京娘房內去看。年老之人。不辨東西南北。正望牀上去叫。不料頭兒一撞。可可的撞在京娘身上。媽媽初時還只道掛着什麼。及至仔細一看。見是女兒。只說得。

魂向天邊飛舞。

魄歸雲內逍遙。

當下媽媽叫喊起來。員外聽得。慌忙趕至房中。見了如此光景。與媽媽相對痛哭。免不得買棺成殮。做些。

僧道功德。水陸道場。懺悔今生博望來世這些事情。按下不提。且說趙匡胤因趙員外一言不合。便性出門。一口氣竟走了十餘里路。看看天色晚了。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正在難爲之際。忽然就地裏一陣陰風。覺得淒淒慘慘。冷氣逼人。伸手不見指掌。憑般昏暗。此時心中惶惑。進退兩難。只見前面隱隱的有人騎馬。手執紅燈而走。閃閃爍爍。微有亮光。匡胤見了。滿心歡喜。欲要赶上同行。那燈光兒可殺作怪。匡胤緊行。這燈光也是緊行。匡胤慢走。那燈光也便慢走。憑你行走得快。總然赶他不上。心下甚是疑惑。即便開

言。呼聲前面的朋友可慢行一步。乞帶同行。只見前面燈光停住。應聲答道。妾非外人。乃是京娘。因父母不察。有負恩兄。以致恩兄發怒出門。將這一片義心。化爲烏有。妾心甚不安。只得痛哭至晚。自縊而死。但蒙恩兄千里送歸。得表貞白。妾無以爲報。故此執燈前來引道。遠送一程。以表寸心。所恨幽明路隔。不敢近前。只得遠遠相照。望乞恩兄恕罪。匡胤聽言。不勝駭嘆。道。據賢妹所言。輕生惜義。反是愚兄之故。但賢妹既已身亡。爲何還會乘馬京娘道。好叫恩兄得知。此馬自蒙恩兄所賜。乘坐還家。今見恩兄已走。小妹

已亡。此馬悲嘶，亦不食而死。匡胤聽了，甚爲感嘆。因又說道：「賢妹，你生死一心，足見貞節。又蒙陰靈照護，盛德難忘。愚兄後有寸進，便當建立香祠，旌表節烈。京娘稱謝不已。說話之間，將及天明，只見京娘還在前面叫聲恩兄。天免將曉，小妹不能遠送了。後會難期。前途保重說罷，隱隱痛哭而去。匡胤望不見了燈光，心下十分傷慘。因思苗光義東帖之詞，說空途佳人千里路，如今果應其言。正行間，只見前面有座小山，山下有一所古廟，樹木蒼蒼，香烟杳絕。匡胤問及土人，土人答道：「客官休問，快快走罷。」匡胤見說話蹊

蹊，必要追問其故。土人道：「此廟原係本處的社廟，因爲近來出了一个妖怪，每夜出來害人。近村人家盡都怕懼，各自遠移。因此叫客官快行。」匡胤聽了，大笑不止，道：「俺生平遍走天下，總不信邪。既然此地有妖，俺又走得力乏，不免就在此廟安息。」一日有何不可。說罷，走入廟中，坐在板上，打開包裹，吃了些乾糧，放翻身軀，呼呼熟睡。直至天晚，方纔醒來，睜眼往外一瞧，只見日色西沉，烏雀歸宿，復往廟外。四野觀望，並無宿店。只得重進廟來，又吃了些乾糧，將腰中鸞帶解下，搥成了神煞棍棒，執在手中，仍復坐下。心中又

記着京娘的事情。更加嘆息。將至二更。果見陰風颯颯。冷氣颼颼。匡胤一時驚疑。起來。將身立起。定睛一看。那天光微曉。透進殿來。只見神座下面隱隱的盤着一條大蛇。頭如巴斗。眼似燈光。口噴黑氣。甚覺腥羶。匡胤道。原來似這個孽障。在此害人。待我與這地方。除了害罷。舉起神煞棍棒。望了大蛇。喝聲着奮力打將過去。有分。叫仙棍騰挪。數載妖墓。須就死。神威奮武。積年驍惡。總成灰。正是。

事從閱歷奇方見

人極兇殘命必傾。

畢竟妖蛇除否。且看下回自知。

或問趙匡胤一樣救人。於張家庄。便肯成親。於趙家庄。不肯成親。是何事之相類。而行之相反。歟。予曰。皆合於理也。夫張家庄之救桂英也。救之於強盜之前。一言釋放。亦不知爲女子也。而救之。是爲無心。無心而遇招親。於理可。亦不必辭矣。若夫救京娘也。救之於响馬之後。開門問答。已見其爲女子也。而救之。是爲有心。且席間之結兄妹大義昭然。林下之誅二兇。皇章凜凜。聲色俱厲。以攝其貌。恩威兼濟。以鎮其心。乘馬相扶。不啻示連枝之誼。隔房各卧。所以社報德。

之私于里之心。卽終身之心也。又卽終始以救京娘之心也。是則有心而忽來招親之語。宜其艱然長往。於理在所必拒者。有斷然矣。

招親一事。京娘驗之於前。亦籌之審矣。而趙員外偏不加察。毫不信心。揣其知恩報德。而以孤男寡女。探其微。挾其慕義畱情。而以豪傑英雄。度其志。種種疑神疑鬼。無異隔靴搔癢。天下之爲人父母而不諒人情者。當必以趙老夫婦爲最矣。一走一死。又何疑焉。

總不信邪。匡胤自知之明也。惟不信邪。故其

生正直無私。而心事炳若日星也。亦惟無私。故能總不信邪也。兩意原不分開。行去總成一片。蓋其立心甚高。故爾行事克符。如此也。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卽此意耳。

夜宿古廟遇妖蛇。此段事情。無甚着緊。不過借此以映上文耳。蓋上文旣有一段光明正大之文。而於此畧以邪物結之。便能光明愈見其光明。正大愈見其正大。此亦烘雲托月之一法也。

飛龍傳

第二十回

真命主戲醫藏子。

宋金清驕設播臺

詩曰

掃盡浮翳世路清。

行人相與語衷情。

天星本是文明質。

地界偏來指點靈。

風景有殊多阻隔。

山林無路被佔侵。

神威到處燁烟息。

萬世猶食仰德欽。

話說趙匡胤因與趙員計一言不合激怒中門氣憤而行錯過了宿頭感得京娘陰靈兒執燈相送因此

又行了一夜不期精神困憊路逢古廟將息了一日
至夜二更果見廟有妖蛇當時舉動了神煞棍棒大
喝一聲望着蛇頭便打那蛇看見匡胤打來便昂起
頭兒一躍躲過就望匡胤扑來匡胤躲過却扑个空
匡胤提起棍棒正要打下只見那蛇盤動身軀寫將
尾兒望匡胤鞭將過來却鞭不着那蛇也便心慌仍
復昂起這斗大的頭兒直撲將來匡胤把身一閃乘
勢將棍一攬不端不整正中在七寸之間那蛇痛極
已是半死匡胤因黑夜微明看不清切只把棍棒一
陣亂打只打得不見動彈然後住手復又坐在板上

打盹片時不覺村雞三唱日色初昇匡胤醒來將妖
蛇一看委的長大甚是怕人遂向壁上畱詩四句云

遍走關西數座州

妖蛇爲害幾春秋

神前棒落精神散

從此行人不用愁

題罷將神煞棍棒復將鸞帶束在腰間背上行行李離
了廟祠望前行走這日正行之間只見前面有所高
大宅子門首坐着一个老者鬚髮蒼蒼往來觀望見
了匡胤離坐欠身滿面堆笑道君子權且請畱貴步
到舍下奉茶匡胤見是老者相畱不好違他只得同
進大門至廳上放下包裹叙禮坐下安童獻上茶果

彼此飲畢。匡胤開言問道。老丈素未相識。今日見招。敢問有何見教。那老者口稱一聲君子。老漢姓王。今交六十八歲。薄有些租業庄子。這里凍青庄。人人稱我百萬。空有田園。吃虧了老年無子。爲此往寺裏燒香許愿。求子傳宗。五十六歲上纔得生了一子。老漢以爲大幸。可望承祧。誰知命薄。又得了一個殘疾之兒。着至如今長了一十三歲。却原來是個啞吧兒。並不會說話。老漢日夜心焦。無從法治。因於兩月之前。有箇算命的先生。在此經過。老漢請他推算。啞兒那先生姓苗。名光義。却也算得右。怪他說啞吧兒啞吧。

古

兒今日不開口。他年宰相做公侯。叫我今年合月。今日今時。在此等候。一位紅面君子。他善治啞吧。可使能言。所以老漢誠心在此奉候。不想果應其言。遇着君子。若能治得小兒能言。老漢情愿平分家業。決不食言。匡胤聽言。心下暗想道。這苗光義雖然言言有准。句句皆靈。只這一庄事情。便是荒唐無據了。世間諸病有醫。那見啞吧兒也可治得。況我又不知治法。如何怎的。把這担兒卸在我身上。我如今若說不會。却又辜負了這老者一片誠心。不如將機就計。且含糊應他。哄過。此時離了這裏。管他會說不會說。主

意定呵開言答道這啞吧兒在下雖然會治只看客
人的造化何如能言不能言乃係定數不可勉強可
請令郎出來一看便知端的傍邊站着一個安童卽
忙應道我家小相公正在書房內攻書裏匡胤道既
已啞吧怎麼會得攻書安童道別人是念書我家這
小相公乃是悟書雖則整日不離書本只好空作想
應个名兒叫他怎樣好讀那員外問道狗才誰要你
多講快去領小相公出來好來這位君子醫治安童
應聲去了去不多時把啞吧兒領至廳前朝上施禮
站立傍邊匡胤舉眼看他但見

頭帶束髮包巾齊眉垂髮身著大紅道服滿綉
寒梅襯衣鮮艷是松花護領盤旋乃白色齒白
唇紅面如滿月非凡相眉清目秀鼻如懸胆有
規模

匡胤看了心下想道這樣一個好孩子生得大有福
相可惜是箇啞吧兒他既然出來待我胡念幾句打
發他進去我便辭了管他則甚遂問道令郎可有名
麼員外道他學名叫做王會匡胤道我這個治法只
看各人的虔心虔心若至登時會言若虔心不至要
等三年員外道老漢的虔心無所不至只把他治得

講出話來就是老漢的萬幸了。匡胤即便用手把啞吧兒一指口中念道：

王曾又王曾。

聰明伶俐人。

今日遇了我。

說話賽銅鈴。

匡胤只當戲詞權爲抵塞之意。那知金口玉言。好不應驗。話纔說完。只見王曾將身跪倒。口吐言辭。甚覺清亮。說道：多謝指教。小子得開濛混矣。說罷立起身來。又望着匡胤嘻嘻的笑了一聲。竟往裏邊去了。看官不知王曾原是文星降世。數定如此。後來太祖得了天下。王曾得中三元。至太宗御極之時。做了當朝

宰相。輔佐朝廷調和鼎鼐。此是後話不提。只說匡胤當時說了幾句言語。果見王曾開口起來。連自己也都不信着。實駭異。那員外在傍。見兒子說得出話。心中大喜。驚異如狂。上前拜謝。道：感蒙君子神術。高妙治好了小兒。老漢有言在先。願把家私平分。就請君子收納。匡胤道：老丈不必費心。合郎開口能言。一則是他天資固有。二則老丈世代積德之處。與在下何能。敢行冒賜說罷。就要告別。員外怎肯放行。一把手執住。復請坐下。遂又問道：適纔尚未拜問。不知君子尊姓大名。府居何處。匡胤答道：在下汴梁人氏。父親

趙洪殷官居都指揮之職。在下名喚匡胤字元朗。員外道原來是位貴公子。老漢多有失敬。幸勿見罪。但公子既然憑般廉介。不受老漢微資。萬望屈駕在舍盤桓數月。少盡老漢一點之心。然後行程。望勿再却。匡胤不好拂情。只得住下。每日款待豐盛異常。趨附之情。自不必說。時當秋末冬初。員外見匡胤寒衣未備。卽忙分付家人。叫了裁縫做了幾套。上好整潔的綿衣。送與匡胤。御寒加減。其時就有村庄上的好事之人。你我相傳。聲聞遠近。都說王員外家來了一位會治啞吧的神仙。委實靈異。憑你說話不出的。一經

他神治。便會開談。登時哄動了許多愚夫愚婦。不論若遠若近。是女是男。如鴉羣蜂湧的一般。來到凍青庄上。就把王員外家的大門團團圍住。一齊喧嚷起來。聲聲要請神仙出來醫治啞吧。當有庄丁進內通報。匡胤只得出來道。列位休得囉哩。你們來的已不湊巧。我這治法本有定則。一年只治得一箇。若是有緣。明年再來相會。衆人聽說。一齊亂嚷道。你只認有錢的就肯醫治。我們窮人到此。就這等嫌貧憎富。不肯好好兒醫治。同是一樣的人兒。却兩般看待。理說不去。情上難容。這個說着。那箇就拾泥土亂丟。那個

喧鬧。這不就。把磚塊亂打。一時間鬧得匡胤無主。只得往內就跑。緊緊的把大門閉上。也顧不得告辭。員外。背了行李包裹。叫庄丁領路。悄悄出了後門。往前竟走。又來到一箇村庄。地名桃花庄。有座酒舖。開在那裏。走將進去。叫店家取酒來飲。方纔坐下。只見一箇行客。慌慌忙忙。奔進店來。把桌子一拍。亂叫道。打酒來。打酒來。不論熱的。冷的。只吃一壺。助助興。頭好去看打播臺。那店家慌忙取將酒來。擺在桌上。那人篩來便吃。匡胤聽說打播臺三字。卽忙問道。請問朋友。這箇播臺。是何人所立。不知在於何處。那人一面

哈酒。一面答道。這座播臺。就立在這裏桃花庄西首。乃是桃花山上的三個大王所立。匡胤道。那大王。叫甚名字。他的武藝如何。那人道。這山上的三個大王。乃是一母所生的。大大王名喚宋金清。二大王宋金洪。三大王宋金輝。還有一個妹子。叫做宋金花。一般的本事。高強武藝。出衆聚齊了許多好漢。住這山上。做那英雄事業。霸踞一方。無人敢犯。因此在山下擺設播臺。每逢三六九之期。輪流下山上臺比武。那臺上擺着許多金銀做采。若是有人上臺。打他一拳。贏他一錠金元寶。踢他一脚。贏他一箇銀元寶。若是輸

了給他十倍每每裏只有輸與他的再不見有人贏得。今日輪該大大王上臺。所以要去觀看。說罷。會了錢。出店而去。匡胤聽了一時心癢。也只吃了一壺。還了錢。出門往西而來。走不多路。只見那邊果有一座插臺。四圍觀看的人如山似海。甚是鬧熱。只見那臺上立着一條好漢。扎束得十分齊整。正在上面耀武揚威。對着下邊說道。你們衆人中可有本事麼。便請上來會俺。贏得俺時。金銀相送。怕給十倍的。休得上臺出醜。說不了。早見匡胤分開衆人。一個飛脚跳上臺來。大喝一聲。小輩休得誇口。俺來也。只這一聲。把

宋金清唬了一跳。皺着眼。把匡胤一看。暗道。好个紅臉漢子。便道。你這紅臉大漢。敢是要與俺比手麼。匡胤叫道。宋金清。聞得你大有本領。故此俺特備十倍金銀。前來會你說罷。放下包裹。脫去了袍服。擺了兩個架兒。那宋金清大怒道。紅臉賊。怎敢道俺名字。照着腿就是一脚。匡胤將身一閃。却踢个空。就勢打個反背。宋金清用个泰山壓卵勢。望着匡胤打來。匡胤把身子一迎。故意失脚一滑。桂通的。倘個臺埃。宋金清心中大喜。便使个餓虎撲食勢。來爪匡胤。匡胤見他來的兇猛。就使箇喜鵲登枝。將雙足對着宋金清。

的胸膛用力一蹬。早把宋金清踢倒。卽忙跳起身來。上前擒住。雙手拿住了。宋金清的兩腿提將起來。只一按。把宋金清的糞門劈開。到小肚上活活的分爲兩半。望臺下丟了下來。那臺下有十二箇徒弟。百十個。嘍囉。大喊道。休叫走了。紅臉賊。快些拿住。與大大王報讎。說罷。一齊舉動鎗刀。圍住了擂臺。喊聲如雷。亂箭齊發。匡胤見勢頭不好。又沒避身之處。心中着慌。舍下了行李袍帶。跳下臺來。赤手輪拳。打開一條活路。往南疾走。如飛正是。

撒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匡胤正走之間。後面喊聲大舉。追赶上來。看看將近。怎奈寡不敵衆。難與爭鋒。只是望前飛奔。正在危急之際。忽然佈起一陣黑霧。迷天暗地。掩石遮林。那嘍囉失了路徑。又不見了匡胤。只得回轉桃花山報信去了。匡胤見大霧退了賊兵。心下稍定。慌忙奔趕前途。當時來至一山。正在行程。驀地裏刮起一陣大風。十分利害。風過處。忽聽呼的一聲。跳出一隻斑斕猛虎。張牙舞爪。擺尾搖頭。望着匡胤。便撲匡胤側身躲過。那虎撲了个空。轉身復又跳將過來。一爪。匡胤跳過一邊。說聲不好。前有猛虎阻路。後有賊寇來追。我

命今翻休矣。正說着。那虎又把身兒弔展過來。匡亂一時慌了。不將拳去抵敵。只把眼兒往後一望。只見路傍有株大樹。邁步上前。扳住了樹身。扒將上去。坐在枝上。權爲躲避。那虎却又作怪。見匡亂走了上去。跳將過來。也便坐在樹下。把嘴向着那樹根兒。只管去啃。堪堪的啃去了一半。那上面的樹枝兒。就不住的搖晃起來。此時匡亂心中。好不着急。說聲不好。這孽畜把樹啃去半邊。弔將下去。不是跌死。就是落在他口裏。心中一急。冲破泥丸。現出一條真龍。在空中升騰。旋繞正是。

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

纔退賊兵。

又逢虎厄。

不說匡亂有難。且說這座高山。名爲困龍山。山上有座古寺。名爲蟄龍寺。那當家長老。法名曇雲。本是殘唐時的。大將馬三鐵。曾做潼關總兵。後來棄職修行。住居此寺。寺中有五百名。上堂僧衆。个个拳棒精通。都聽長老法紀。這日有兩箇僧人。要往澗中取水。走出山門。忽見樹林邊。坐着一隻猛虎。擋住去路。連忙跑進寺中。至禪堂報知長老。那曇雲長老罵道。這孽畜。怎不在深山養靜。擅敢擾害生靈。分付徒弟們。

跟我前去走走。說罷立起身來。取了一隻鐵胎弓。三枝連珠箭。領着大眾。出了山門。立在堦沿石上觀看。那樹林邊果見一隻大蟲。在那裏啃樹。又見半空中現着一條赤鬚火龍。長老看了。微微冷笑道。我這寺門。乃清靜之地。豈容這兩箇孽畜。在此作耗。左手攥弓。右手搭箭。正要射去。傍有一箇徒弟。叫道。師父且慢。那樹枝上還坐着一人。這龍就是他頭上現出來的。想必是箇妖怪。長老聽了。定睛一看。果見一人在樹枝上坐着。心中想道。必竟這人遇着這虎。怕傷性命。因此扒在樹上。暫且躲避。等候人來救他。如今猛

虎啃樹。他心下豈不着慌。一時害怕。故此迸開頂門。現出此物。此人有此奇徵。日後福分不小。待我出家人救他一命。正是。

收起降龍意。又生伏虎心。

長老執定了弓箭。對着猛虎。正待放去。衆僧齊聲道。師父不可。長老道。我要射虎救人。爾等緣何又說不可。衆僧道。師父。我們佛家弟子。慈悲爲本。方便爲心。方纔既不射龍。如今却要傷虎。放了一箇害了一個。豈無偏見之心。長老道。依你們便怎樣。衆僧道。若依弟子們主意。且把大虫哄去。救了樹上的人。兩下都

不傷命。這便是慈悲之心了。長老道。說得有理。放下了弓箭。就叫衆僧上前。哄去大虫。那衆僧齊聲吶喊。共力驅除。指望大虫跑了去。誰知他任你呼唱。只是不採長老道。爾等退後。待我分付於他。遂大聲喝道。你這孽障。此地乃清淨法門。誰許你在此作耗。若不快走。叫你目下就要傾身。長老方纔說完。那虎立起身來。望着長老看了一看。抖抖毛。竟是望深林裏去了。衆僧誇獎道。終是師父法力無邊。只幾句法語。就叫這畜生去了。那長老見虎已去。望上叫道。樹上君子。那大虫已去遠了。你可放心下來。此時匡胤被虎

嚇慌。真元出現。正在閉目凝思。待其天命。故此衆人喧鬧。不曾相聞。及至長老到樹邊。叫喚數聲。一如提籃驚醒。便爾元神歸竅。清晰如初。開眼一看。果然猛虎已去。看見許多僧人。立在下邊。方纔放心。溜下樹來。到着寺門。細看那爲首的老和尚。生得清奇古怪。老耄雄偉。以下僧人。盡多壯麗。但見那老和尚。

雙眉似雪。兩鬢如霜。面如蟹殼。獐不亞提。波那目若朗星。潤澤無殊。阿儺漢毘盧帽。整齊抹額。貌端端。顯得佛相莊嚴。紅袈裟。周正披身。氣昂昂。露出英風凜烈。兩下門徒。齊擁護。一如捧

月衆星展

匡胤見長老這等丰神不住的暗暗喝采那長老也把匡胤細觀見他面貌神威隱隱君王之相身材厚重堂堂帝主之容心下也是暗喜滿面堆笑開言問道不知君子尊姓大名仙鄉何處今日到此有何貴幹匡胤答道承長老下問在下家住汴京乃殿前都指揮趙宏殷之子名叫匡胤表字元朗因到關西投親路過桃花山見有強人賣弄因一時不平搦臺力劈宋金清又助他手下人多一時難以抵敵得便逃行來到寶山又過了猛虎所以權在樹上躲避片時

正在危急幸得長老相救此乃死裏逃生皆出長老大德那長老聽說滿心歡喜說道原來就是趙公子失敬了請到裏面講話把手一拱接進了匡胤將山門閉上彼此來至禪堂叙禮送茶已畢匡胤問道請問長老法名俗家何處乞道其詳長老道老僧法名曇雲又名佛瑞俗姓馬名三鐵殘唐時曾爲潼關總兵與令尊有一面之交後來因見國事日非天心已去棄職歸家來至此處出家修心養性遠避俗緣方纔打死的宋金清乃是桃花山的大王本寺的施主公子一時豪舉力劈此人惹下滔天大禍他還有二

个兄弟有萬夫之勇。一个妹子有妖法之能。手下有許多徒弟。五千嘍兵。方纔沒有赶上。一定回山報信。他兄妹三人聞知大王被害。必來報讎。只是衆寡不敵。如何是好。匡胤聽了大驚。心中想道。我指望避禍。如今倒自投羅網了。原來他與賊人一黨。故此哄我進來。就把山門緊閉。心懷不測。必有鬼謀。我欲待打出山門。預尋生路。看這和尚年紀雖老。豪氣尙存。況有衆僧幫助。怎得出門。若徒坐觀動靜。時刻隄防。亦非自全之策。左思右想。一籌莫展。忽又想道。我如今誤入他門。料難出去。不如用一苦肉計。看他意向。若

何。便道長老。那大王既是寶刹的施主。在下至此。諒無得生。可將我綁去。送上山寨。一則遂了他報讎之心。一則也見得長老的無量功德。望卽施行。莫須故緩。那長老聽了。笑容可掬。說道公子。你不必多心。休疑老僧。有甚歹意。那宋家弟兄。雖是我寺中施主。却非心願。因老僧賤名難犯。故假佈施之名。暗裏結交。老僧久欲驅除。因是無豐可乘。且獨力難以大舉。故得養成銳氣。以至於今。況貧僧與令尊有一面之交。焉肯把公子獻與賊人。我想他此來。必定先到寺中。搜檢。不如將計就計。我與公子併力同心。結果了這

飛龍全傳
駭毛賊與地方除其大害。這纔是無遮無量絕大的功德。匡亂道長老果有此心。還是戲語。長老道。老僧並不虛言。公子勿疑。匡亂道長老有此盛德。不知計將安出。乞道其詳。以釋愚懷。那長老用手一指。說出這個計來。有分。叫僧俗同心。蟄龍寺中。頃刻尸橫血濺。兄妹報怨。桃花山上。登時瓦解冰消。正是。

共嘆榮枯誠異日。

堪悲今古盡同灰。

畢竟長老說出甚麼計策。且看下回自見分明。

孟家庄降妖。報德酬恩。何等鬧熱。上穀祠除怪。形單影隻。何等淒涼。彼此相形。亦復時異地殊。

之慨

治啞吧已是戲事。能治啞吧亦爲戲言。不知醫理之人。欲治廢殘之疾。更爲戲人。天下之人。戲誠何益哉。然而天下之事。戲亦何負於人哉。員外誠心望治。禮款行醫。心果不戲。而迹類平戲。蓋愚於戲者也。匡亂模糊應承。混淆一時。外雖若戲。而內實非戲。蓋權於戲者也。然而員外嘈嘈襍襍。誤費心思。欲不言者。而一至於能言。是誠不善於戲也。匡亂則自審無能。又恐辜負。使不言者。而自至於能言。是誠不肯爲戲也。觀其

對員外云。能言不能言。乃係定數。又云。各人的造化。何如。各人的虔心。何如。則悟書之理吧。其本來面目。已具能言之質。其未言者。特時數之未至耳。匡胤何嘗行治。而亦何嘗做戲。人說戲言。而一爲戲事哉。

宋金清以擣臺。眇天下之傑士。以金銀壓天下之愚人。眇則冀其不屑。至壓則料其不敢。至彼可虎踞一方。稱雄一世。計誠巧矣。策誠勝矣。然其做肆欺鄙禍端。已伏於隱微。攔截克殘。譴責焉。逃於人世。行險徼倖。身受其殃。雖假手於人。

亦勢所必至。理所當然耳。

長老執弓射虎。是慈悲人而行不慈悲之事。現身說法。盡是殺機。徒弟驅虎救人。是方便事。而符存方便之心。觸境禪機。莫非至理。一箇在人上存心。一邊在物上留意。就是孰非。大眾請下一轉語。何如。

大概謂匡胤之疑。似乎多心。愚竊謂非也。蓋關閉山門。在乎等十方之和尙。則不必疑。而在受桃花山佈施之長老。則當疑。豔稱強人。本領在無相干涉之人言之。則不必疑。而在感桃花山。

護法之長老言之則當疑有此兩端便爾疑團
滿腹肉跳心驚則匡亂之疑亦勢所必至理所
當然也。

